

新 人

第二卷 第十六期





時
裝
!!!

的

一
九
三
六
年

中日論壇之兩封書

敬告日本國民 胡適

「告於日本國民」的題目，是室伏高信先生提出的——我接到了這個題目，三個月不曾下筆，一小半是因為我太忙，一大半是因為我深懷疑這種文章有何用處。說面子上的假話嗎？我不會；說心坎裏的真話嗎？我怕在此時沒有人肯聽。

但今天我決定寫這篇文章了，因為我不忍不說我心坎裏要說的真話。凡是真話都是不悅耳的，我要說的話，當然不能是例外，所以我先要乞求日本讀者的耐心與寬恕。

我要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十分誠摯的懇求日本國民不要再談「中日親善」這四個字了。我在四年之中，每次聽到日本國民談這四個字，我心裏真感覺十分難受，——同聽日本軍人談「王道」一樣的難受。老實說，我聽不懂，明明是霸道之極，偏說是王道；明明是播種仇恨，偏說是播種親善；日本國民也有情緒，也有常識，豈不能想像在這種異常狀態之下高談「中日親善」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嗎？

你們試想想，這四年來造成的局勢，是親善的局勢呢？還是仇恨的局勢呢？

本年六月間，日本的軍人逼迫中國的政府下了一道「睦隣」的命令，禁止一切反日的言論與行動，這個命令的功效，誠然禁絕了一切反日的言論與行動了。然而政府的法令是管不到人民的思想與情緒的，中國人民心裏的反日的情緒與思想——仇恨的情感與思想——因為無處發洩了，所以更深刻，更濃厚，這是人情之常，難道日本的軍人與國民不

能明白嗎？

在那「帶甲的拳頭」之下，只有越結越深的仇恨，沒有親善可言。在那帶甲拳頭之下高談「親善」，是在傷害之上加侮辱！

所以我敬告日本國民的第一句話是：請不要再談「中日親善」了。今日當前的真問題是如何解除「中日仇恨」的問題。仇恨的心理不解除，一切親善之談，在日本國民口中是侮辱，在中國國民口中是虛偽。

我要說的第二句話，是：請日本國民不要輕視一個四億人口的仇恨心理。「蜂蟻尚有毒」，何況四億人民的仇恨？

在這幾年之中，中國政府對日本的態度總可以算是十分委曲求全了。這是因為中國的領袖明白日本武力的優越，總想避免紛爭的擴大，總想避免武力的抵抗，總想在委曲求全的形勢下繼續努力整頓我們自己的國家。

但我們現在觀察日本軍人的言論，我們知道日本軍人的侵略野心是無止境的。滿洲不夠，加上了熱河；熱河不夠，延及了察哈爾東部；現在的非戰區域還不夠作緩衝地帶，整個華北五省又都有被分割的危險了。這樣的步步進逼，日本軍人的侵略計劃沒有止境，但中國人的忍耐是有盡頭的。仇恨之上加仇恨，侮辱之上加侮辱，終必有引起舉國反抗的一天。

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反抗義大利的榜樣，最可以引起中國人民的反省，最可以令中國人民感覺新的慚愧與新的興奮，「我們難道不能學阿比西尼亞嗎？」這是處處聽得見的閒話。

時局危迫中之重要文獻

一個初步的根本辦法

在過去的一年中，外交糾紛愈來愈嚴重，而新聞檢查制度也愈來愈嚴厲；不獨言論方面受到種種不必要的限制，新聞方面更遭到苛刻的壓制，我們並不反對言論須受統制，新聞須受統制，但我們對於這種不合理的統制路線，是要尋求其糾正的。下文是南京中央日報社論對於現在新聞政策的一個嚴正的批判！

河北省二十二縣的領土，被叛逆佔據了三天，國有鐵路幾條並綫的交點臺車站，被日本軍隊佔領了二十四小時以上，政府對付事變的處置，到現在止，只是一個對股改的免職拿辦命令，社會對付這件事變的表示，只有昨天上海市商會、市總工會、地方協會及中等學校協進會各發一個通電。政府的措置，自有各種的籌備及熱慮，我們應當信任，暫時不必加以批評。可是中國境內的領土，發生這種重大的搖動，而人民方面的表示，冷落到如此，這個意義的嚴重，比二十二縣領土的得失，不可同日而語。政府對付危局的棘手，實在再沒有比那個現象的難辦。換句話說，政府對付國難，無兵、無械、無餉，都還不算無辦法，獨至大局已到土崩瓦解，而人民尚未有感覺；時勢已到國家人民同歸於盡的時候，而人民仍以爲這是另有負責的人，自己不必過問，那才真是無辦法。

自然，學阿比西尼亞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可以警告日本國民，如果這個四億人口的國家被逼到無路可走的時候，被逼到忍無可忍的時候，終有不顧一切，咬牙作困鬥的一天。準備把一切工商業中心區，一切文化教育中心區，都在二十世紀的飛機重砲之下化成焦土。前年日本的領袖曾有「焦土外交」的口號，我們審察今日的形勢，如果日本軍人的言論真可以代表日本的政策，中國真快無路可走的時候了，無路可走的中國，只有一條狹路，那就是困獸的死鬥，用中國的「焦土政策」來應付日本的「焦土政策」。

所以我的第二句話是：日本國民不可輕視中國民族的仇恨心理，今日空談「中日親善」，不如大家想想如何消釋仇恨。日本國民必須覺悟，兩國交戰，強者戰勝弱者，這是常事，未必就種下仇恨，日俄戰後，不出五年，日俄已成同盟國了；中日戰後，不出十年，中日俄戰時，中國人大多數是同情於日本的；普魯士戰勝奧國，不久兩國就成了同盟國。故我說：戰勝未必足以結仇恨的，只有乘人之弱，攻人之危，使人欲戰不能，欲守不得，這是武士道所不屑為，也是最足使人仇恨的。仇恨到不能忍的時候，必有衝決爆發之患，中國化爲焦土，又豈是日本之福嗎？

我要說的第三句話是：日本國民不可不珍重愛惜自己國家的過去的偉大成績和未來的偉大的前途。

日本國民在過去六十年中的偉大成績，不但是日本民族的光榮，無疑的也是人類史上的一格「豐蹟」。任何人讀日本國維新以來六十年的光榮歷史，無不感驚歎的。

但東方哲人說過：「強不有初，鮮克有終。」一個偉大的國家也可以輕易毀壞的。古代大帝國

的崩潰，我們且不論，西班牙盛時，佔有半個西半球，殖民地遍於世界，而今安在哉？德意志的勃興，其迅速最偉日本，當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夕，德意志的武備、政治、文化、科學、工業、商業、哲學、音樂、美術，無一不佔全世界第一位。四年的戰爭，竟使這個最可羨慕讚歎的國家陷入最紛亂最貧苦的境地，至今二十年，還不能恢復戰前的地位！

我們看這樣明白的史例，可以覺悟「人事不可怠終」的古訓是最有意義的。百年前創業之艱難，往往毀於三年五載的輕率。

日本帝國前途是無限的，沒有他國可以妨害她的進展，除非她自己毀壞她自己！

三年前，一個英國研究國際關係史的專家 *John Townie* 曾指出日本軍人的行為是一個全民「切腹」的行為，這個史學家的警告是值得日本國民的深省的。

我是一個最讚歎日本國民已往的成績的人。我會想像日本的前途，她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她的勤儉愛國的人民，她的武士道的遺風，她的愛美的風氣的普遍，她的好學不厭的精神，可以說是兼有英吉利與德意志兩個民族的優點，應該可以和平發展成一個東亞的最可令人羨慕的國家。

但我觀察近幾年日本政治的趨向，很使我替日本擔憂。第一、六十年來政治上很明顯的民治憲政的趨勢，在短期中被截斷了，變成了一種武人專政的政治。第二、一個最以法律秩序著名的國家，在幾年之中，顯出了紀律崩潰的現象，往往使外人不知道日本的政權究竟何在？軍權究竟何在？第三、一個應該最可愛慕的國家變成了最可恐怖的国家，在著大的世界裏，只有敵人，而無友國。第四、武力造成的國際新局勢，只能用更大的武力去維持，

我們現在所處的局勢，距離上面所說的情形，大概已很近，國家的命運沒有到最後的時候，我們良心上的逼迫終不能顧忌任何利害，默而不發一言。現在中國的人民，真真天良喪盡，對國事沒有絲毫感覺嗎？眼看國境日蹙千里，高速度走到亡國境界，還照舊冷淡，漠然無動於中嗎？一個國家，如果真如充塞了這種人民，那末，這種國家，根本沒有存在之價值！不但是外國人不必去顧惜他的存亡，就是本國人也盡可聽其自存自亡。因為這種國家的存亡，消極的對人類文明世界進步，不發生影響，積極的且極端危害人類的文明及進步。譬如我們是這種國家的人民，我們只可聽這種國家去滅亡；我們是這種國家以外的人民，還要詛咒這種國家早滅亡。

我們的國家是否已到這種地步，絕對不是。我們的人民，絕對不能承認這個謠言。我們的人民現在可以自承對國事現狀是冷淡，然而絕對不承認對國家的危局會冷淡過。這是怎麼講？因為我們公報的報紙告訴我們人民的：是連篇累牘的，「樂觀」圓滿，政府要人的談話表示，是告訴我們平安鎮靜。報紙上告訴人民的現狀，是天下太平，人民對這種現象自然是各謀營生，有甚麼功夫管誰當選中央委員，誰落選中央委員，誰要做院長，誰要做部長。人民良心上所注意的，只是國家的安危；所冷淡的，全是個人的升沉進退。這幾年來，報紙上告訴人民的，有多少關於國家安危的記載？這幾年來，報紙上有沒有把一件嚴重的關係國家安危事件，原原本本詳細告訴過國民？旁的且不提，就如這一次殷汝的叛變，前幾天天津的暴動，報紙至今有沒有詳細的記載報告人民？即如前天津暴動的亂民，在暴動中間被民衆圍毆的事實，外國通訊社都登載出來了，爲什麼我們的報紙沒有？殷汝叛變後，政府外交上的抗議，政府議決了，外國通訊社

所以軍備必須無限制的擴充；而無限制的軍備擴充，適足以增加國際上的疑忌，因而引起全世界的軍備競賽，也許終久還要引起國際的大戰禍。僅僅舉這四夫端，已夠使外人替日本擔憂了！

一大塊新佔的土地在手裏，一個四億民族的仇恨在心裏，一個陸軍的強鄰在大陸上，兩個海陸軍的敵手在海上，這個局勢是需最精明睿智的政治眼光與手腕來小心應付的。稍一不慎，可以鬧成絕大的爆炸，可以走上全民族自殺之路！

古人說的「懸崖勒馬」，是最艱難的工作，世界政治上更向不多見。但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不回頭的危险是不能想像的！

所以我要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日本國民不可不珍重愛惜日本過去的光榮，更不可不珍重愛惜日本未來的前途。我因為不信日本毀壞是中國之福或世界之福，所以不忍不向日本國民說這最後的忠告。最後我感謝室伏高信先生邀我發言的高誼，這種高誼只有說真話可以報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雙十節前一週。

答胡適之書

室伏高信

胡適之先生：

北平現在恐怕是很冷的時候了吧？我在這村中，早晨晚上，也一天比一天冷起來了。秋天的櫻花與山完全全紅了。各種雜木也染上了黑褐色。山村是深秋了，但是白天在這地方是小春小暖，一年四季當中，現在才是最好的時候。大凡東方人愛秋甚於愛春，我現在端坐在這山村中不滿意方的斗室，靜觀這一天比一天枯寂的山中風景，聽這啾啾的蟲聲與滾滾的相構川的流水，在這晚秋中痛嘗這世界的深味。想起你那北平庭中的山慈姑，由讀日本報

紙又想到華北非常事態與危機的臨頭，這種親愛與憂鬱，回憶與不吉的豫感，互相糾結的，難於解除的不安思想，使我孤獨的胸中，覺得非常感傷。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差不多要四個月了。同你共晤的兩個鐘頭，我無論如何是忘不了的。我會經在列曼湖畔，很親切與羅曼蘭談話；在倫敦一個舊衣服店的三層樓上，受過卡彭達的和平的目光等待；我對於人們，不是沒有很多的愉快的追憶，但是我有一種無論如何不能除掉的東方人的生活與信念。與陶希聖的快晤，與三精衛的會談，與周作人的乾杯，還有訪問貴國的時候，我對貴國的各位，總不覺得與我們日本人是國籍不同的人，而不能隱感那一種極大的眷懷的感情。

很快的接到你兩次信，尤其是接到你與我在平所約的寄稿，使我非常歡喜。在這貴國與日本之間需要相互理解的時代，你對日本評論的寄稿，其意義與任務的重大，是不待我指陳的。可嘆的是因為日本現在的國情太複雜了。對於拿稿的一部分，在登載的時候，不能不加以刪除，這是我應該向你道歉的。雖然如此，你那「敬告日本國民」的文章自譯載日本評論之後，在這個國家的知識階級間，引起了很大的感動，對你發生了異常的稱讚，而對貴國則發生莫大的同情。這種事實應當向你報告，或者你也可以充分的滿足吧！

我常常這樣想：日本與貴國之間，極端相互諒解的必要，更加迫切了。我常常覺得若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前，相互能夠諒解，恐怕決無這場事，這事我常引以為憾的。九一八事變以來（或者說是在更以前的世界大戰當時，較為妥當），貴國與日本間的不快關係，你最為知道。比較我們這一方面，知道得更為痛切。我們也沒有穩滿的必要，日本古語說得好：「愈隱愈現的」，人所隱隱的事，天一

也已經發表了，為什麼不准本國報紙登載？再進一步講，現在所謂華北的局面，究竟是什麼一個前途？政府的應付是另一個問題，然而胡適裏是什麼東西，總應該給人民充分知道。

誰使我們的報紙，弄到這地步田地？這是不合理的新聞政策，及不合理的新聞檢查制度所造成。憑良心來講話，我們政府這幾年來對國事，並沒有懈怠，然而我們政治上的成績，何以除了幾條公路以外，什麼都沒有？除了幾處物質建設以外，什麼都是糟。這都是不合理的新聞政策及不合理的新聞檢查制度的禍根。這個政策與制度，把我們國家民族的一切生機都斬斷了！這種政策不改，人民全是瞎子瞎子，政府當局也全是瞎子瞎子；瞎子瞎子組成的國家，這種國家是應該生滅的，這是應該滅亡的？本國的事情，只讓外人曉得，只能讓外國報紙載，外國人批評對方的消息及事實，也只有外國報紙或對方的報紙載，這是什麼理由？這是什麼政策？

時局嚴重到今天，我們想到的初步根本補救辦法，是政府趕快改變新聞政策。黨部或政府主管新聞的機關，趕快應該與言論界商量一個簡明的辦法。明白規定幾條嚴格的限制外，凡是關於危害國家的陰謀、舉動、及人物、毒害政治或糾紛之各種事實及行爲，人民愛國行爲之表示及舉動，尤其外國的報紙載，這種條文詳細的規定及流弊之防止，當然要經過相當時日的考慮，但是條文愈簡單愈好，愈明白愈好。這個辦法能夠施行，我們相信三個月以後，我們內政及外交上的形勢，必能氣象一新。到那時候，政府必能直接間接得着意想不到的力量，來補助他推行各種政策，刷新政治上的陣容。這決不是空談，更不是書生之見，我們十二分真誠祈禱當局採納這個意見，更希望全國的言論界，共同努力實現這個理想來報國。

定有將它暴露的時候的。但是或者因為這樣，貴國與日本之間，非恢復到相互理解，相互信賴，相互援助不可！這是我信而不疑的。

你向日本國民說：「不要再提中日親善四個字了。」你的心情，我豈有不理解的；至少日本的知份子是你了解的，並且對你這種悲痛的告白，不禁同情的。你說這是一「真話」，而我們想聽的也正是這種「真話」。因為我們很想由貴國的代表者，聽到貴國人心中所想的，我們絕對要真實，不贊貴國人對於日本是怎樣想法，不贊日本一部份中有怎樣的人，總之，我們日本人是愛真實，求真實，在真實的面前低頭的。隨便對於何種權力，如何的富，都不為之屈。這是日本人用以自誇的，貴國的賢人曾經說過：「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一句話，對於這種賢人的教訓，我們不相信日本人比貴國人信奉的程度低，貴國的賢人，尤其是先秦時代的孔孟老莊的教訓，雖然是貴國光榮的遺產，但是同時已成了日本人的骨、血、肉了。就是以後，恐怕也是永遠成爲日本國民的財產了。

貴國有過排僑運動，這是我們很知道的。胡適之先生，你的立場，我們也相當的知道。西化的波濤，沖洗了全世界，世界無論那一國的國民，沒有未受過近代化的必然性的壓迫的，如像你們這樣人是貴國的先覺者，伸手接受西歐的文明，在大家的前面敲打醒鐘，其結果不能不爲國民的偶像破壞運動，這是我們充分所理解的。

日本也會經過這條路，日本明治時代的先覺者在這一點是較貴國進前了一步。佛教久已成爲空念佛；儒教也在長時期中，在很長的時期中，受日本知份子子的蔑視；這些東方的遺產，都埋葬在「反動」名詞的下面。但是人類是不能由地理的環境與歷史的節制而自由的，我們到底是東方人，是用東

方的歷史與傳統造成了根基，生來就置身於東方世界觀的當中，培養精神，探討生活的意義，這是彼此沒有一點不同的。

我們再談談貴國的賢人的言論吧！貴國的賢人說「見義不爲無勇也」，這是你這古代哲學史的著者所深知的。這種話在我們日本人間是如何的愛好，是如何在實踐，恐怕這是以你那聰明沒有不知道的。義的精神，在日本人的血管中，繼續的流着，這就是武士道的精神、忠義的精神，又在市井中發達而爲俠客的精神。這種精神時有明滅的現象，西歐文明蝕食了這種精神，這是不容否定的。物質主義、猶太主義，還有德國的軍國主義、英國的帝國主義，給予我日本的影响不少。這個國家的商工階級，受了物質主義的毒牙；這個國家的青年，心醉於唯物論；並且這個國家一部份人，有帝國主義的夢想；我們決不能說這不是事實。

在你那論文中，說「有爲日本不堪深憂」的地方，我們對於那邦卓越的思想家的告言，很爲感謝。「他山之石」這一句話，在這個國家也很久的流傳着，我們日本人有視鄰人的忠言爲神聖的精神準備，與訓練及度量，這是我很歡喜告訴你的，日本確有誤謬，也有衝動，並且他有不求孟子所謂之「義而求利」，也有不實行日本精神而陷於英國那種貪婪的，我們也常視此爲日本的危機。非道義的國民之不能長久保持他的地位，這可以說是歷史的鐵則，不待你的忠告。日本現在已到了應深自慎戒的時候了，這可以說是到了審判的時候了。「日本若受了誘惑，日本的將來必定非常危險」。這是我們這幾年來警告日本國民的話。

你說懸崖勒馬，我們對於這一點，也是以充分的敬意，聽你的忠告。亞里斯多德教導人類以「中止」的道理，「過猶不及」，這是貴國聖人與人類

勿自促國家之分裂

在華北局面分崩嚴重的時候，中央特派何應欽氏北上，作最後而最大的和平奮鬥。由何氏之到達北平，華北最高軍政領袖宋哲元氏，措辭懇摯而切實，語重心長；然大公報之此文，竟遭受天津當局停止郵寄之處分，出於宋氏之意乎？天津市政當局之意乎？抑由當地新聞檢查所之意？不得而知。然而國事至此，該報如此平易嚴正而懇實之文，猶遭處分，我們不得不嘆息天津地方當局之愚妄！轉錄於此，以爲愛國國事之讀者告。

時局焦點在平津，平津重心在宋司令，故願對宋氏進一言。二十九軍，自六月以後之駐華北，原爲特殊情形。蓋在六月察察事件，宋氏已免察主席之職，當是時，關黃兩師已離河北，河北餘兵甚少，中央不能再派兵，假使當時日方要求二十九軍退出，恐勢將步滿漢之後矣。是以該軍之留駐此間，實際上乃該軍自身交涉之結果，此毋庸諱言者也。北局之壞至六月而極，黨部撤退，軍隊調開。平津間幾乎一空，二十九軍駐紮此間，於大局，於地方，皆爲有益，宋氏及該軍幹部，迄今爲止，支持局面，煞費苦心，此亦國人諒解者也。

最近半月來，宋司令當爲全國最感憂重責者之一，其困難與憂焦，或多爲局外所不能想像。此數日中，恐爲尤甚。吾人局外，不甚悉外交內情，當此機微之時，亦不必作具體的探討，更不願對當局者作何建議與主張，惟關於如何決計之前，有兩種前提的原則，或者值得喚起宋司令之注意。

夫今日中國遭逢之問題，大事也。以全國之智力能力且無良策，豈一軍一長官所能勝任？故宋氏及其幹部而無良策，此不能爲之咎。再退一步言，時機甚迫，既無良策，又不容無策，是則此時所謂

留下的不朽的教訓。人類與國民，在最盛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更加以嚴肅的反省，這是當然的。由這種意義說，在世界中，沒有再比日本應該反省的國民，日本現已踏進了在歷史上從未經驗過的黃金時代的第一步，這正如你所率直認的一樣。誠如你說，日本國民的勤勉、努力、向上不止的精神，竟使日本成了現在這種世界最大國家之一。因為多年的苦心努力，與它的才能，現在我們日本，揚起了順風之帆，在世界史的大舞台上，如帝王者出現了。咒詛日本的就要被咒詛，而與日本對敵的就要被擊碎的。因為日本有了這種力量，受到了這種任務，而日本國民又開始意識了這種使命！

但是這個時候，又是最重大的時候。黃金時代旁邊，伏有危機，這是誠如你的慧眼所見。在這個時候，日本國民若只是管衝動，乘他國弱點，而傷自己的良心，則日本在這黃金時代的前面，就要自行喪亡的。我們深自戒惕，我深信凡是日本的國民對於你這種警告，都非常感謝的。但是我也有不能不警告貴國，要求貴國加以新認識的地方。

我從來不相信日本沒有過錯的，你說「不要輕視仇恨的心理」，我對你這種話，絕對以充分的情與理解接受。加藤高明以來的對華政策，我從不以爲這是日本的賢明政策。日本對華外交的視野太狹小，我也不能說日本對於貴國的理解充分，但是我們對於貴國的識者與指導者，也有責問的地方。試問貴國近來的指導者，是不是仍像貴國最偉大的指導者孫中山先生在前那樣，伸手向日本求日本的協助？是不是像他那樣的理解日本？對於日本予取予求？

我們自然不輕視仇恨的心理，但也不能忽視這種仇恨心理之所由來。但是仇恨也可以使之發展而至於消解，也可以生長成第二仇恨。最壞的時候，

可以造成第三第四而至於永久的仇恨種子。我們在這一點，雖然對於貴國表示充分的同情，但又不能不要貴國加以認識。再問貴國是否對於第二第三以至於永遠仇恨的種子，努力使之消解過？或者還是努力在培養？貴國的指導者，會否努力勸導過國民，使與日本發生真正的友情？還是在努力使中日關係成爲絕望的惡化？

貴國用以限制政策而與日本對立，這是世界周知的事實。美國是這樣的幫助過貴國，英國也很狡猾的與日本周旋過，還有蘇聯對於貴國作過什麼；貴國的代表者，曾經怎樣引導過聯俄容共，這些事都是顯明的殘留在我們記憶之中，其結果成了怎樣，也是我們所記憶的。

我說英國很狡猾的周旋過，對於不列顛的美貌，世人往往忘了她含有死的詛咒。最狡猾的英國給與了貴國之怎樣的結果，這是貴國識者常所注意的；貴國吃過幾次的苦，且因之而發生民族主義的排外運動，這是你所知道的。但是我要問貴國的指導者，貴國是不是善於忘記這種苦楚？

愛爾蘭、印度、埃及、南非、阿刺伯等很多的國家，因爲英國而成了祭壇的豬羊，這是世界各國都不能忘記的。現在地球上五分之一的面積，已化爲僅僅三四千萬國民的奴隸市場了。

我們發出警告：「不要受不列顛的誘惑」，更希望具體的喚起貴國指導者們的注意，中國的敵人，是日本還是英國？應該是日本，還是應該是英國？胡適之先生！

日本與中國，日本的知識份子與中國的知識份子，我們握起手來，努力擁護東方的自由，東方的道與東方的文化，進而將世界史的舞台，遷到我們東方的世界上來吧！妄言多謝。

(十一月十日於三澤村。)

之策，不必問可知其不良，此亦無可如何者。雖然有前揭焉。其一、無論如何，要之不容自促國家之分裂。蓋縱捨發理而專講利害，則欲圖苟全苟安，亦必須在統一的規模之中得之。一旦分裂，則北方之一塊土，對外實際成爲無主權非國家之一種組織，完全無自主之力，而對內則對全國國民，須負分裂國土之責任。且因此分裂，使國家全部政治上、經濟上，皆受重大影響。是以爲維持地方，而地方實失其保障，爲屏藩國家，而國家立受嚴重打擊！退一步，即能專顧本軍本人，其奈時勢糾紛，內外交迫，其能維持者亦甚僅矣。是以當此千鈞一髮之時，應認定無論如何必須保障國家之統一，爲公爲私，爲國家，爲地方，皆須守此最後軌道；說者或曰，如此則外交辦不了，吾人敢請注意，世上言外交，至親善，至提攜，至合作，止矣。若云非分裂國家不能辦外交，恐世界無此情理也。

其二、上述者爲常理，然假令常理不能通，當局者另有一種自信，以爲別有維持地方之道，則敢以最小限度之請求進：即當局者須以自身之名義，公開負責，萬勿枉詞於民意是也。民國以來，如張作霖之在關外，管數度獨立，其事確係內政問題，而張之爲此，概爲自己處斷，自己負責，未曾踐責於人民。今日北方之事，乃國家遭遇重大之外患，與民國以來內政上之糾紛，毫無類似之處。宋司令及其總部若另有自信，應公開述其真相，以自身負責行之，不可謬爲民意之要求。試問中國國民，誰要求其國家分裂者？中國歷史上兩次遭亡國之禍，失地喪權，其例尤多。故一民族之走惡運，處逆境，本當有之事，然斷無民意自動的要求分裂者。名分所在，是非所關，責任所係，此不容含混者也。或者曰，以子之意宜若何？曰：爲宋司令及其幹部計，宜一方對外懇切說明維繫中國統一之必要，勸其勿須走極端；一方面對政府申述環境危迫之實情，自決一適應現局之辦法。其能解決也，幸也；倘是竟不能，則國家整個的問題，宋司令可以告無罪於國人矣。

最近劇烈醞釀中的日本政潮

雲漢

日本此次因下年度預算問題，軍財兩部引起了劇烈的鬥爭，高橋藏相並發出驚人言論，痛斥日本軍人不顧國民利益，並直說日本國家地位的孤立，而美俄實無向日本挑戰行為，如日本不對列強刺激，世界和平可保。此種言論發於政府大員之口，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自藏相談話發表後引起了重大政潮，問題如何結局，雖尚不可知，但從此中可見危機是如何橫在日本人的面前，這日本的明眼人也已十分看到。

每到預算公佈時，日本的大藏省和軍部，必有一番大波浪，甚至引起政府的改組；這種事情由來久矣，但是現在却愈演愈烈。

現在又是輪到明年度預算公佈的時候了，當然這種爭執的事情照例是不可避免的，又被劇烈的引起來了。起先大藏省所提出的預算案，和軍部方面要求的相差很遠，軍部爲了達到這種他們所要求的目的起見，於是他們就找了許多題目來和現今當國的民政黨爲難，像前幾個月，所大鬧着的「天皇談關說」問題，起先軍部的態度非常強硬，後來經過

一番調解後，軍部的態度突然的軟化了下來；強硬和軟化的態度，轉變的如此快，當然這裏很可以看出軍部和政黨中間，是有一種相當條件交換着的。假使是如此，那末，在這個被交換的條件中，軍費擴張的容認，必然的會成爲主要條件；因之在一般旁觀者依據着這幾個目的形勢來觀測，認爲下年度預算的公佈，或者不會發生如何激烈的爭議。昨日國務會議時，高橋藏相正式提出了如下的修正後決定的概算：

歲入		歲出概算各省分配 (單位千元)	
	(單位千元)	經常部	臨時部
經常部	一、四四八、〇〇〇	皇室費	四、五〇〇
臨時部	七八九、〇〇〇	外務省	一、一四〇
普通歲入	一二二、〇〇〇	內務省	一、二五〇
公賣金	六六六、〇〇〇	陸軍省	二、二九〇
合計	二、二三八、〇〇〇	海軍省	二、九一〇
歲出		司法省	一、三〇〇
經常部	一、三六七、〇〇〇	農林省	一、一〇〇
臨時部	八七六、〇〇〇	工商省	一、一五〇
合計	二、二四三、〇〇〇	拓務省	一、一四〇
歲入歲出相抵不足數	五、〇〇〇	合計	八七六、〇〇〇

誰知這個概算提出後，就引起了軍部方面劇烈的反對。川島陸相和高橋藏相，互不相讓的爭論了起來。閣議後，川島陸相即召集了軍部的主要人物，重大協議，結果一變幾月來趨向妥協的態度，陸

海兩省復活了開始擬具預算時之三千萬不足數增加的要求（陸軍二千萬，海軍一千萬）。而閣議後高橋藏相也於今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私邸召集津島次長和青木理財局長協議，結果對

政潮澎湃中之兩要人



高橋藏相



川島陸相

軍部方面的要求，決取強硬態度對付，無論如何不變更已定的公債漸減的財政計劃，同時高橋藏相並發表了一篇痛切的談話，略謂：「日本是一個天然富源缺乏的國家，國力也並不十分豐富，預算的擬定是當適合此種情境。照今日世界情勢來看，最苦莫如意大利，但是意大利有法蘭西的應援，故意大利雖說陷於苦境，但在國際方面並沒有孤立。而日

漫談

街頭什景

達生

前天晚上，我從九畝地的小街上出城，豈知這種小街兩旁的石庫門裏都是電燈通明，門口掛着什麼號、什麼莊的招牌，真使我這個上海人也莫明其土地堂了。我正懷疑着這些大字號、大莊家，怎麼到了晚間八九點鐘還是這麼像煞有介事的開着。於是我便把那電燈照得得燈眼的招牌上仔細打量一番，發見了「餅乾批發」四個字，這更使我驚異了，一片餅乾批發店夜間還忙批發餅乾嗎？終於我再朝裏面細細一瞧，祇有高高的一張長櫃台，裏面立着幾個面黃肌瘦的老槍夥計，牆上還掛着鮮紅的綢幛，這分明是新開的店舖啦。但終不見一塊一匣的餅乾放在那兒，豈非怪事？最後發見了一張白紙標語貼在櫃台上，寫着「代客登記」，這麼一來，才使我這個頭腦遲鈍的人恍然大悟，原來公安局正在辦理煙民登記，這幾家店舖怕不是賣「牛奶餅乾」，而是賣「黑餅乾」的吧！但，他們偏以「餅乾批發」做招牌，豈非「幽默」。

想到了九畝地原是上海百年前市况最盛之處，那時的煙舖都集中在這裏，畢竟這歷史的基礎打得太牢固了，在百年後的今日，九畝地還如昔日一般地繁榮着——但祇有這一般煙舖繁榮着。

跳舞在上海的黃金時代畢竟已過去了。雖然如今舞場之多，遠勝於昔日，但這些新開的舞場，祇能以舞票六張、八張、十張以號召，便可見舞業也固不景氣之市况一天不如一天。祇可憐這些舞場們，既已跳上了火山，也只得忍住了心頭的酸苦，受

着這命運的宰割。

爲了不景氣，爲了舞女充塞，上海的玩意兒正是翻不盡，便把那些舞場裏退出來的剩餘舞伴，別創了「舞伴供應所」的新花樣。於是她們便更廉價地出賣着自己，只要電話一響，她們便能來陪你跳舞縱樂，並且代價又是那麼低廉，每小時僅納一元。所以像如今的女孩子，不能爲社會正當地服役，也祇能這麼廉價地出賣青春，這樣下去，這種變相的娼婦生涯，大有一日千里的躍進氣象，但她們所受的創痛也將日甚一日地深刻啦！

三

走進大公司，正如進了萬花筒，這裏所有的各色商品都是那麼燦爛奪目的陳列着。祇要口袋裏摸得出大洋錢，一切都是你享受的東西。並且，這裏的陳設更是那麼富有刺激性，像如今聖誕節即將到臨，於是關於XMAS的禮物，無論吃的、用的，都呈現在顧客的眼前。況且，那些化裝得窈窕豔麗的女店員，更是顧客們的「興奮劑」。

但，大公司裏的一張女明星照片僅有許多人費了幾毛錢買回家去，而四馬路一帶書局裏的書報，却並不像大公司裏那麼熱鬧的賣着。所以，這色情狂的都市便永久在資本主義方式下糜爛着，祇可憐這民族的靈魂——文化事業是在奄奄一息的沉沒下去。

四

北四川路是被人們稱做了「神祕之街」的，其實，在這裏正是人間地獄的活現形。這街上最多是二三等舞場的，的確，要說經濟跳

站在峭岡上說話

理想的愛

希宗

「假使下次她再要來向我胡纏，我定要給她一點小小的教訓了。」這句話佔據在我胸中已經好久了，有好幾次我想當面給她一些難堪，然而爲了自己情感太重的緣故，而當面引起了衝突，又不是自己所願意。所以對於她每一次的企求，我終是敷衍敷衍，誰知道她對我的野心竟這樣的大，這樣的毫無止境。幾年來自己在這一條戀愛的路上所受到的痛創，我的心已經是在冬眠時期的昆蟲那樣了。雖然我並不完全想在這一條路上斷絕綺麗的夢，但在我的理想中是要懂得更多一點，祇不要像她那樣的庸俗、討厭就可以了。因爲在年青人的生活中，有這樣一個插曲也是需要的。

雖然對她是感覺到討厭，然而對於她的苦悶我是相當地表示同情的。一個二十五歲的女子，青春差不多已耗到了日薄西山的程度，要找一個對象也是必然的事實，可是她的視野實在太渺小了，會來找着我這種怪僻的人。是的，我有時候理智的堅強實比我的情感還要重。

說到我自己，雖然不敢如何的誇張，但在某一種場合談到戀愛時，我是會發出許多跡近於理想，似乎在說小說那樣的情調，天天看到許多合乎我理想中的女性，但我是不會用旁的方式來擷取的。就是曾經會過幾面的，我也不敢說出一句，請她去吃吃茶，或是看看電影的話。我明知是沒有勇氣，這種行動真有點像屠格涅夫筆下的連向一個女子說一聲愛都不敢的羅亭了。我祇有時時在嘲笑自己，我是有這種矛盾心理的。

讓時間帶去我有限的歲月，但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不需要我自己去擷取，而能圓滿我理想的愛，我是期望那比特的金箭對待準喇！

(二四，十二，五。)

舞便在遺棄了。但，這些舞場的舞伴，不都是些沒受教養的可憐的姑娘嗎？她們沒有修飾的家庭，她們沒有受過中小學的教育，她們祇仗着青春、跳舞來維持她的和她們父母的生活，要是抹煞了自己的靈魂或者還可以和她們厮混一番，否則還有什麼趣味、什麼神祕存在着呢？至於這兒的按摩女郎、日本妓寮、咖啡店，不都是同樣是大家婦女們在受着這不合理社會的摧殘呵！

五

在這北四川路的盡頭，便有一座高大雄偉的兵營，上面飄揚着太陽旗，這便是日本在遠東最大的軍營了。這裏的附近有日兵的步哨，並且那輛甲的坦克車、唐克車，時常在江灣路頭開行着，那車上的槍頭直對着前方瞄準，人們在街上見到了，也祇能引為奇觀。

虹口公園便做了日兵們操演的空場，他們操演時的叫喊聲、步伐聲，時常把那公園的空氣擾亂得那麼不安

寒廬獨語

在現社會生存着的人們，大家都感到非常的苦悶。個人、社會、國家、甚至整個的世界，都沒有安全的辦法、安全的出路。因此厭世消極的特別多，大多抱着「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態度，所謂混世主義。假定

。假使年青的情侶們正要在那兒去作什麼歡愉的密談，恐怕再也不能那麼幽閒恬靜了吧！

六

上海是一個大都會，是東方的百老匯，但如今上海的繁榮，並不是中國人的光榮，實在是中國人的恥辱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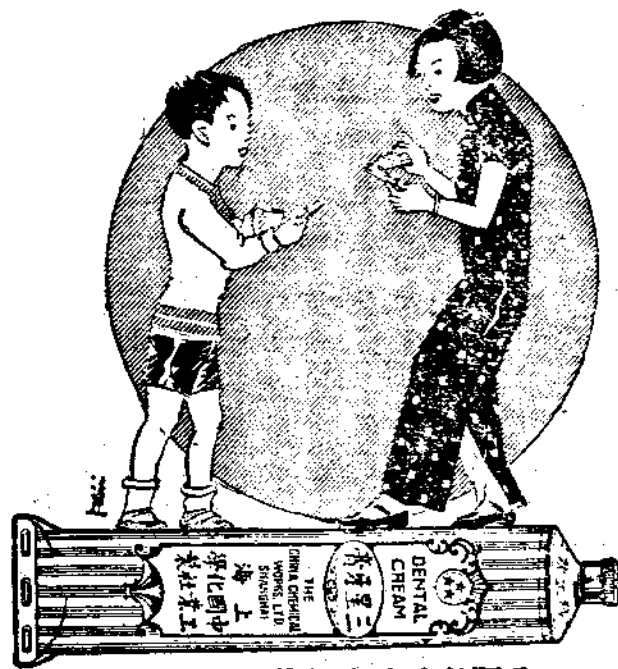
要不是有租界，上海的行政怎麼會如此不從一？打一個電話從租界到華界，便要受外國人的剝削。我們中國人在租界上所繳納的捐稅，便去養活這一般碧眼黃髮的洋大人。那外灘的許多大銀行，有好多便是外人在中國經濟侵略的大本營，要知道這些並不是中國人所有的高樓大廈呵！

那黃浦江裏所停泊的船艦，不是太陽旗，便是花旗，法國旗，英國旗，在這江面上便已到了「門戶開放主義」的洋流了！但我們的同胞好似已麻木了，這眼前所呈現的上海祇好似我們享樂的天堂，其實這大上海的街頭，是多少中國人的汗血和恥辱所堆積成的呵！

荷生

有一位很嚴肅地談着人生的目的與意義等等，人家不啻之以鼻，也必說他是口是而心非，濫打官腔；譽世如此，我們當然也不必嘆息人心之日非。這種情形在中國特別表現得濃厚，不論繁華的都市或荒僻的鄉村，都

三皇牙膏



注意封套及錫管內贈券

風行全國 大眾歡迎

售經有均埠各國全

品出社業工學化國中

(號1196)

鸚鵡牌衛生襪

輕軟舒適 經濟美觀
溫暖無比 唯一內衣

上海五洲製襪廠出品

總發行所 廣東路善善街
門市部 西門菜場
電話掛號 六六四四

是如此。我們正不必說中國人民的心
理格外墮落、特別懦弱，要知道只有
他的客觀的原因決定了的。這就是說
，中國現社會的苦難，特別深刻而普
遍。

不過這情形也並不是個個人是如
此，尤其中國的青年決不是這樣。雖
然有一部份悲觀而消極了，但大多數
前進的青年決不如此。

所以我常常在說，新中國再造的
責任決不在一般中年老年人的肩
上，而是在一般新青年的身上。

請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中
國的教育了。

中國的教育也夠可憐，師不師而
生不生，不知貽害了多少青年！

不僅學校教育失敗，就是家庭教
育、社會教育等也同樣失敗。

學校教育成了文憑教育，家庭教
育成了麻將教育，社會教育成了色情
教育。

並不說得過火，事實是不容掩飾
的。

中國現在並不是講空話的時代，
而應該腳踏實地去幹的！

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大學時代的
老同學，他說現在學非所用，一切都
是在職業上重新學習起來的。他又
說中小學時代的公民科的種種教訓，
在社會上應該反過來實習，才能路路
皆通，否則勢必挨餓，而且人家還說
你咎由自取呢！

我沒有話能安慰他，我更不能否
認這社會並不是如此惡劣，於是默然
，相對而默然！

不過，我總有一股優氣——決不
是打官腔——我認爲應該替社會留一
點正氣。假定人人聰明而毫無優氣
，「孝子順孫」的日子勢必要到了
。我們爲什麼爲社會改造，不能改造
社會嗎？難道不向社會屈服便連個人
的生活都要發生危險嗎？不，年青的
人爲正氣而強項，即使稍有挫折，也
是在所不辭的。不過，我這幾句說話
，不敢放在口上，祇是存在心裏。情
願拿我的行爲來表現。

真的，決不想誑騙任何人，來沽
名釣譽，而且在這裏獨語決不是可沽
的什麼名譽的，我的爲人，事實是如
此。

自家也明白常常爲了這緣故而得
罪了長官，開罪了朋友，甚至因此而
影響了自家的事業。但，我一切不
管，所謂求仁得仁，死而無怨。

也許以下的說話，近於牢騷，其
實不然。我覺得中國之糟，就糟在太
聰明。現在的中國不應求國民之聰明
，而在乎中國人民之愚直。愚直有辦
法，太聰明的結果，是亡國滅種。

我希望社會的風氣有所改變，否
則，在整個國家扯上白旗的時候，牠
的原因一定爲了太聰明。我也希望我
的這句說話千萬不要有到實驗的機會

國司手

中國煙公司監製



煙絲嫩香
氣味幽長
家居旅行
唯一良伴

老牌
新出品



國貨

神經系衰弱補劑

艾羅補腦汁

腦力堅強 精神強固
任重道遠 成大事業
奮神志 滋生新血
神力量大 達最高峰

神經系衰弱最初期
記憶薄弱 爪所痛刺
易受驚恐 煩躁多感
神經系衰弱進行期
頭暈腦脹 目眩眼花
腰酸脚軟 夜不安眠
神經系衰弱重劇期
夢遺滑精 手足震顫
心悸盜汗 幻覺錯亂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金剛牌

香煙



華成煙公司出品



老牌國貨 根深底固

特寫

文化街巡禮

逸子

四馬路——福州路，可以說是一條含着嚴重性的矛盾的馬路、無疑的，絕對無疑的是用矛盾建築成的馬路；我想，不至於有人說我所說的話是言過其實罷。

如果不信，你聽聽它的矛盾罷：湖北路起往西到西渡路止，「肉」的氛圍，不論是什麼時候，總是威脅着你，使你有那種「眼睛吃冰淇淋」之感；湖北路起往東到河南路止，這一條路，呵，（如果你還是初次來滬的話）你也會想到原是全國文化的總樞紐，原是全國文化的總匯啊。再朝東是外國人侵略中國的幾個……這兒，我們只把從湖北路到河南路的一段「文化街」素描一下。

不錯，無論怎麼，你總夢也不會想到這一條短的路原是全國文化的總匯，從這兒，像是有數不清的支流一般的向全國每一個角落流去；不久，「東施效顰」似的，就你也這樣，我也這樣了。於是，上海，不，不，只是從湖北路口起往河南路口止的一段福州路便成了全國文化的中心——雖然這還有個北平，但，比較起來，北平總沒有上海這樣蓬蓬勃勃的。

棋盤街（河南路）上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這是兩個「遠近聞名、婦孺皆知」的書舖子。但，無論從那一方面說，商務印書館是比較中華書局努力的；尤其是「二八」以後的商務印書館，它的努力可以說是「日新月異」的。因為湖北的總匯和編譯所被日軍的炸彈所焚燬，除了印刷部以外，幾乎是全搬到棋盤街的商務印書館總發行所來了。原版的西書和定書、承印等部便由樓上移到樓下，而在樓梯口貼一張請顧客止步的條子。而樓下的店堂也迥非昔比，東一個擺着滿滿的書的桌子，西一個裝

滿得「廣告化」的玻璃櫃兒，如同是諸「亮」的八卦陣，在人多的時候，真有無錫人團團轉的感想。不過，沒有像從前要看一本書的內容如何而必須經過店員之手的麻煩了，書是擺在桌上，儘你自由的取了看，沒有人干涉你，買不買更是悉聽尊便。我有一個失業的朋友，曾經跑了半個月，把一部野人記看完。所可憐者，就是觸目驚心的半價或七折六折的減價的用紅藍筆寫的紙條子，連這樣一個老店——商務印書館也不免要貼了起來。

中華書局，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兒，走了進去，總覺得有點兒「陰鷲鷲」（這是上海俗語），不如商務印書館那麼「人丁興旺」。我們且不說平時，就是春秋二季開學時，一邊是擠得一塌糊塗，一邊也不過是比平常多幾個人咕嚕咕嚕罷了。這，不知道是中華書局的「風水」不好呢？還是人們的「主觀」如此呢？在提倡「古」一點上說，中華書局的功勞是不可泯滅的：左一個四部什麼的，右一個四部什麼的，後來家家學樣，弄得這一條文化街變成了一座古寨去讓一般人往裏鑽；然而，這也是好的：出奇才能鬥勝，大洋錢滾滾而來總比蝕本好，何況如今又有主席之類在提倡讀經呢？

棋盤街上的其他幾家書店，有的是掛起「秋季開學大減價一月」的條子，有的是在玻璃窗上貼着這樣的紙條子：「今日×××（×××者，書名也）原價一元二角對折六角」。這種情形，前者是學各大公司的那麼的秋季或春季大減價似的，乘着秋季開學也來一套「秋季開學大減價一月」的玩意兒；後者是像沙利文和冠生那樣的「今日××糖果半價、角一似的，並且可以知道今日××書對折廉售，誰知昨天和明天不又是××和××書四折或

三折廉售呢？——如果我們用悽慘二字來形容，也許是可以的。

中華書局對面（福州路上）有一家小書店，櫃台前坐着一位女職員。這家小書店裏所賣的書，似乎是沒有一本「本版」書，它所有的，別人家也都有，而且也不像現代書局等有名氣，雖有女職員，生意却未必就好；這，就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了。難道是她的不夠美？（現代書局有一個夠美的，可跟了葉鸞鳳去了。）

開明書店和北新書局等等，在表面上雖說是人很擠，但真正去買書的並不多，十個就有九個半人是把書舖子當做無聊時跑去翻翻雜誌消遣的。擱在架子上和一塊長板上的雜誌，從這本翻到那本，從那本翻到這本；翻了大半天，好不容易看對了一本，打開末頁價目一看，不是三毛大洋，便是四毛大洋，算一算小洋有點兒捨不得，又放下了。而且，這些人們大半是愛看有不穿褲子的女人的畫報和女明星的照片的電影雜誌的，因為有了不穿褲子的女人和女明星才……這些人全是男人呀！

什麼論斤稱書、什麼分類廉售、什麼舊書大減價，這許多玩意兒，開明書店、北新書局、世界書局和其它大大小小的書局都鬧着這一套；可是，這一套都沒有真正的把各家的「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倒還是在什麼「四部」、「十×史」、「××集成」、「××文庫」和有不穿褲子的女人的畫報、有女明星照片的電影雜誌。總之，不是叫人抱着死屍去講戀愛，便是在色情上去狂一狂！——這，就是文化街之所以為文化街也！

此外，那便是沿路所賣的一折九扣的日本紙所印的書和什麼「花天」、「性史」、「阿要春宮」的聲音，使得這條文化街更「偉大」起來了。



• 白克陳 • 暖 • 消息 • 張 • 慧 • 逆水行舟 • 羅清楨 •

在天真快樂的氛圍中

陳 鈞

時光倒數過去二年，那時我正在本埠的一個高中師範科學校畢業。當我考慮畢業試驗時，我底心靈便彷彿不安，腦海裏不時有這個思潮，到社會服務呢？還是升學！服務社會是比學校生活舒暢、愉快嗎？升學在我的環境有可能的情勢嗎？直到暑假時，我的家庭經濟狀況更使我明白了，於是決定不再升學。但是到社會服務去，自家的程度還很幼稚，難道就有教人的能力嗎？這又使我躊躇起來。可是我深思一下，我在這樣的環境中能夠享受這好幾年的中等教育機會，也可算是幸福了。現在既有了些微可以謀生的知識，還不出去賺點錢來救我們的窮困，在良心上也有所不許。況且國家培育我們，是因師資缺乏，現在修非學業，還不盡力為自己、為社會、為黨國去努力，負着「師範生的使命」去服務社會，也太辜負了國家的養育人才之意了。於是，我決定了我的職業做一個小學教師，好使我所學的施於一羣天真爛漫的兒童。

就在那年暑假的一天，我得到友人的介紹，到離家不遠的「小翠」任教鞭，從此我的心靈得了個歸宿。而

這二年來我所得的經驗、生活的痕跡，往往在我的心靈中、腦海裏，像電影一般一幕幕的放映出來，印象愈深呵！

當嬌媚的暖日的太陽從東方樹梢上升上，朝霞一朶朶在雲間掩映着，活潑的鳥兒在枝頭清脆的歌唱，一陣陣的車聲和汽船的啓行的笛聲，把我從甜夢中驚醒過來時，我便急急地起牀，愛惜這一天最可寶貴的清晨，來做我應做的工作。

鈴聲響過後，一羣天真可愛的孩子便列隊步入課堂。我走上了講堂，他們便向我行一個敬禮，我以和藹的態度來講書，講故事的當兒，課堂的空氣是異常融和、異常的安靜。我們師生間的感情，是親密而莊嚴，是歡樂而興奮。呵，那是多麼愉快的事！真如陶師在春之懷抱裏，和溫柔可愛的春之小天使遊戲、精神上的小憩，是怎樣令人神往啊！

這樣的生活，跟着時光一起過着，工作漸漸的慣熟了，同事們也都親近得多了。學生看見我時，都眯着眼睛，有時握着他們玉腕般嫩白的小手，有時撫摩着他們黑髮的髮髻，問他們功課預備好了沒有，和他們一起打乒乓球，領他們在球場上作種種有

文化報道

文藝新聞

郭沫若近為「滿洲國」大同日報撰夏日激石的草枕，由「滿」親著，當以郭氏為始。

曹聖陶自抵蘇州後，曾一度被匪恐嚇。聞蘇地文藝青年，對曹甚表好感，昨時請彼演講云。

曹聖陶將赴蘇州各學校講學，聞由葉聖陶向各校所推薦。

汗血書店將擴大改組，有出版汗血日報之說，已聘定卜少夫為交際主任。

范園宏自接其妻來滬後，已又則赴京有所活動。

聞六藝已付印，其中泰半都是理論，小說祇有兩篇，為向培良與朱金所作。

馬彥祥自與沈櫻離婚後，聞已找得新對象，為一十七歲之小姑娘，名曰白楊。

電影情報

電通已無形停頓，馬彥祥老問題告職撤員，祇世宿，不供職，孫師毅之街頭巷尾，就此壽終正寢。電通牛耳畫報一說仍繼續，一說因欠印刷費無繼續可能，不知孰是也。



公庭 · 溫濤

勞働者 · 唐英偉

益身心的遊戲，一天到晚都是在天真快樂的氛圍中，使我忘記了困倦，忘記了苦悶的前塵。這時，我真覺得我的生活有了意義，雖然物質的享受是微薄，但是這種精神的慰安，又在那裏可以得到的呢？

每當星期日或休假時，我便領他們到郊外去欣賞大自然的景色。看那青翠欲滴的樹木，聽那溫柔的歌唱，在綠蔭似的草場上，或唱歌，或跳舞，這是多麼愉快呀！一方面既可以使他們認識自然，引起研究的興趣；一方面也可以令他們身心得益；在我當然麻煩得多，負責很重；然而我愛他們的天然活潑，他們也愛我和慈可親；我雖辛苦一點，亦是責任中的事。

當他們過了一些不如意事，傷偶然跌跌，便會哭起來，但當我抱起了安撫幾句，也就收了聲，像得了慈母撫愛似的。有時，在遊戲的時候，他們玩得興高采烈，唱着柔和的歌曲，做着天真的表情，那時我也歡喜得手舞足蹈，伴着他們歌唱。有時在放學了，還有一兩個孩子留在校裏要我講故事，我總不會拒絕，使他們失望。——我以為拒絕兒童的善意請求是不應該的，這不會在那幼稚的心裏刺下創痕了。——我講的時候，有時抱起他們在我的懷裏，柔聲的談天說地，……啊，這種生活，完全沈浸在溫暖舒適的感情裏，是使人多麼的愉快而眷戀！

我的生活完全是精神的安撫勝於物質的享受呢！下面的一些話，就是我二年來的經驗和意見，就作這篇東西的結尾罷。

近代職業，最清苦的要算小學教師了！——這是許多人說的話。誠然，在粉筆生涯裏討生活，是職業中最不堪設想的，尤其是小學教師，這話是對的。但是我覺得辦小學教育的人應該取什麼態度才是適當呢？第一、我覺得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教育者若以「模範創造兒童」是根本失掉了小學教育的意義，因為小學教育的目的是適應和助長兒童的個性發展，所以我們要認清社會環境，因人、因地、因時、而施教，不要單憑書本，我們要利用自己的思想能力和經驗去改善，而獲得教育的真意義。第二、我們受經濟的壓迫，當然感到生活的痛苦，但是我們消費可以節省，不要做物質生活的奴隸，中人，要做一個超乎物質底人，因為物質的享樂不足以安撫我們，我們所希望得到的是精神上底慰安。我們小學教師底生活雖然痛苦平凡，然而我們可以在痛苦中尋求快樂，從平凡裏找出興趣，那便是快樂以上的快樂。常在物質享樂中過活的人，他們的快樂是無價值的；唯有我們置身於痛苦而平凡的小學教育者，從苦痛中找出甘甜，從平凡裏取得興趣，那就是懂得「橄欖」滋味之可愛的人！

徐蘇讓一度赴京，攜帶劇本前往審查，名稱未定。

方沛霖決幹一下導演，劇本為徐蘇讓所編之活龍。

明星公司前在京表演月兒雙雙，假名助賑，在七折八扣之下捐款二十七元，現京救災會已呈請黨政機關，共映明星影片兩月。

南昌行營電影股，拍攝再生一片，向明星借型程與梅燕兩人。

戲劇消息

新近成立的揚子江劇社，第一次公演劇本擬採莫利哀之馬君子和勃士斐克的梅娘的悲劇，後經數次會議，決改羅曼羅蘭的愛與死的角遜和莫利哀的心病者。

田漢主持之中國舞台協會，此次在京公演，對於袁牧之之獎金戲娜君里等不願前往，甚表遺憾。

舒繡雲此次參加中國舞台協會公演赴京，將為當地新民報寫「旅京日記」，記述每日後台的瑣事甚詳。

欽差大臣第二次公演，決在巴黎大戲院，日期則在本月中。

唐納導演之復活，因欽差大臣又再度公演，決計暫停。

夕陽含羞地留戀於天邊，飛鳥也紛紛投林，時而是秋天的黃昏。細狗子左手荷着他的鋤頭，右手牽着他的耕牛，沿着山坡，在一條小路上走着，走回家去。細狗子一面走着，一面低聲地哼着在鄉間很流行的各種小調，——每個曲子他只能唱出頭上的三四句，或者兩三句；所以他在路上片刻之間就把他所能哼的一些小調都哼完了。當他穿過山邊的小樹林，正在一步一步地由山坡走下去的時候，他遠遠地聽到了他的妻子在大聲地喊：

「金生……回來吃飯啊！……」

他知道家裏的飯已經預備好了，他又想起可愛的兒子活潑地在和村中的孩子們嬉戲的情形，他的臉上即刻浮着一層微笑。他望着自己村莊上的好些屋頂上飄着一縷縷的炊煙，他踏着輕鬆的步子，微笑地走回家去。但他不過走了幾步，就記起了昨天晚上他的妻子在床對他說的話：

「後天又是趕集的日子了，金生的爸，你要去趕集嗎？上次你趕集買回來的油，昨天就用完了，鹽也沒有了……」

細狗子一面想着他妻子對他說的話，心裏計劃着明天拿點什麼東西去趕集。他一面也覺得肚子有點餓了，又怕家裏老等着他一同吃飯，他就想快點走回去。但他的耕牛太老了，不管他怎樣用力拉他，牠總是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看見路旁的青草，就要停止腳夫吃草，他明知牠是沒有吃飽，又累了一天，但他仍生氣地用力地打了牠幾鞭，牠也就走得快點。這時候，他是走在他的後面了。

細狗子把牛拴在門前的小樹上，回到家中，一進門剛把鋤頭放下，就聽見他的妻子在廚房裏發怒似的說：

「飯都等冷了！金生又吵着要先吃——不讓他先吃他就哭，那小鬼！……」

「只怪得老牛走不動，害得你們儘等。現在大家吃飯吧……」細狗子說話的時候總是那樣的和氣。

於是大家沈默的將飯吃過了。

金生，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因為日間玩得很疲倦，一放下飯碗，就倒在床上去睡了。

這一個夜晚，細狗子夫妻倆雖然並未正式吵嘴，但肚子裏都有點悶氣，所以不像平常一樣，夫妻倆有說有笑地，各自默默地爬上床去。細狗子因為就心着明天拿什麼東西去趕集，睡到半夜便醒了。

他一醒來就把他的妻子也搖醒了，她就嬌嗔地說：

「半夜三更，別人正要睡覺，你搗什麼鬼！」

「金生的媽，我有話問你，不是「搗什麼鬼」……」

「有什麼鬼話？」聲音也是很和平的。

「明天我拿點什麼去趕集？」

「問你自己好了！」

「我同你商量……」

她沒有回答他，她一翻身又向裏床睡着，他輕輕地爬了起來，偷偷地跑到她那一頭去再睡下來，他說：

「你看明天帶點什麼去好？」

「昨天煎乾的魚，差不多有三斤；還有兩隻雞，也夠了。」

「夠了。要帶點什麼回來呢？」

「油鹽都沒有了，今天早上我不是對你說過嗎？……啊，我還沒有對你說，今天王公館的賬房吳先生來催租，他說要你明天一定自己去見王老爺，租交清不交清不要緊，總得你自己去一趟。你明天就去一趟吧……」

「光去一趟到便當，欠他的租數怎麼說呢？」

「還欠他多少？唉！」

「上月二十九交了五斗，初一又交了三斗七升，初三又交五斗二升，初十又交七斗三升，十三又交四斗三升半，一共交了二石五斗五升半；租是三石二斗，還欠六斗四升半。唉！……」

「你去對王老爺求求，求他減了這六斗多穀吧！明年年成好，再加倍還他。」

「就怕不行，吳先生又不肯幫忙說話。如果他不肯讓，我們租又還不出，明年就怕沒有田耕，這怎麼得了！」

「能減掉五斗也好，明天去試試看。今年年成大壞了，王老爺是明白人，大概可以原諒我們。」

「唉！真是，能減掉五斗也好。明天趕了集回來就去試試看吧。」

「……」

朝日的紅光從窗口和門縫裏射進房來，細狗子的妻子醒了，她就連忙地搖着她的正在酣睡的丈夫，想把他搖醒來。一面說：

「金生的爸，天亮了，快起來去趕集。快起來……」

細狗子被他的妻搖了幾搖就醒了。他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才披衣起床。同往常趕集一

樣，手提着由他的妻子預備好的竹籃子。細狗子走出家門，迎着晨曦，踏着朝露，沐着曉風去趕集。

「細狗子嫂嫂，你吃過了飯沒有？細狗子在家嗎？」

說這話的人，是一個四十餘歲的男子，尖臉、小眼睛、鼻子是紅的，鬼頭鬼腦地；他在他的主人面前，是一條馴善的家狗；在窮人面前，他却是一頭猛虎。——這便是王老爺的賬房。他姓吳，大家都稱他做「吳先生」。

「啊！吳先生，請坐！」細狗子嫂嫂連忙起身招呼，「細狗子早上就趕集去了，去了半天，還沒有回來。」

「哦……」吳先生便在一張板凳上坐下。

細狗子嫂嫂倒了一杯茶送給吳先生，說：

「請喝茶。」

「多謝細狗子嫂嫂！」他故意起身來接茶，趁便把她端着茶的手摸了一下。

她向後退了兩步，她的心有點跳。她靠在房門口站着，他的兩隻眼睛向地下注視着。

他在笑，這種笑是從內心發出來的。他的笑，笑得很從容，很自然。他似乎是在進行着一種有計劃的工作，覺得這計劃好像馬上便有實現的可能，所以他就笑。

「細狗子嫂嫂，你來麻煩你，真是對不起！」

「只怪年成太壞，我們沒有力量還清租，累得吳先生常常來催，我們實在不過意。」

「我也是沒有辦法，替人家做事，不能躲懶。今天你們總可以把租交清吧？交清了省得我再來麻煩。」

「吳先生真對不起，又要害你白跑一趟！我們家裏連吃的油鹽都沒了，米也吃完了，現在實在還

不起。請吳先生做做好事，求求王老爺。等明年，我們一定還清。」

「細狗子嫂嫂，不怕你不相信。如果不是我代你們求情，王老爺早要把你們耕的田交給別人耕。今天王老爺說：如果你們還不把欠租交清，就要叫細狗子同我一同去見王老爺。不然的話，你們的田耕不成，我的飯瓢子也要過河了。細狗子現在還不見回來，這怎麼辦呢？」

「總要請吳先生做做好事，我們後來一定重謝你的……」

「那里的話！我和細狗子是好朋友，像自己兄弟一樣，只要幫得到忙，沒有不幫忙的。不過今天王老爺很生氣，如果我空手回去，恐怕不能交賬。細狗子這時候還回不來，天又黑了……」

「吳先生就在這裏吃晚飯吧，不過沒有好菜，我到廚房裏去，請你寬坐一下。」

「不……不……不要客氣。」

吳先生雖然說「不要客氣」，他却並不想就走出門外正在落着細雨，西北風虎虎地從門縫裏吹進來，吳先生雖然在夾袍子外面還罩了一件棉背心，但他口裏不住地叫着：

「冷啊！冷啊！」

細狗子嫂嫂坐在灶門口生火，吳先生就走到灶邊來，他口裏依舊在叫着：

「冷啊！冷啊！冬天還沒有到，就這樣冷……」

細狗子嫂嫂，你冷不冷？」

於是吳先生的手伸到灶口上，取暖，細狗子嫂嫂的身子，只得後面移了一移，他就坐在剛才她坐的那地方。她沒有理他，她想走，但被他攔住了。她想叫喊，但一想到明年沒有田耕的危險，她的聲音便停在喉間，喊不出來。他對她笑，她也只得陪着他笑。等他站起來想擁抱她的時候，她却得了機會

從他的身邊溜走。金生不知道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他站在廚房門口，「哇」的大哭起來。

已經是夜晚了，細狗子還沒有回來，細狗子嫂嫂抑制着憤怒，忍受着侮辱，把晚飯弄好，弄好了三樣菜，一樣是豆腐，一樣是青菜，還有一樣是雞蛋湯。把菜送給了吳先生，她就端了一大碗白飯，抱着金生到房裏去了。

吳先生從容地用着晚飯，他一面這樣想：

「細狗子這時候還不見回來，一定出了毛病。他這時候還沒有回來，今天晚上大概是不能回來了。哈哈……」

於是吳先生獨自笑着。

細狗子嫂嫂帶着金生吃晚飯，招呼金生上床去睡了，她自己也在床上躺着。她因為吳先生再動手動腳，所以她不敢出去。她剛合上眼睛想養息一下，忽然有一個人撲到她身上來，雙手把她抱着，吻着她的嘴唇，使她不能抵抗，也不能叫喊。

大約三更時候，細狗子嫂嫂獨自坐在板橙上哭泣，忽然地聽見有敲門的聲音。

「砰！砰！開門，金生的媽，開門……」

這「砰！砰！」的敲門聲把吳先生也驚醒了。他看見細狗子嫂嫂一面流着淚，一面急忙的跑去開門，他就一個翻身爬下了床來，手裏提着一條小板凳，跟在他的背後。

細狗子嫂嫂把門打開了。細狗子背着一個大麻袋走進來，吳先生就從黑暗處大聲這樣喊：

「細狗子！你做賊……捉賊！」

一條板凳跟着這喊聲落在細狗子的背上，細狗子「做賊心虛」，聽到這喊聲已經嚇得把麻袋丟下，再被板凳重重地打了一下，他即回轉身向門外狂奔。吳先生也跟着追出門外去，口裏連喊着：

「捉賊啊！捉賊啊！」

吳先生看看細狗子走遠了，也沒有再追上去，他也沒有回到細狗子家裏，他就離開了那地方。他怕他自己等天明了會給別人看見，怕被人把他綁起來打。

細狗子躲在村後的一條小溪邊的樹林裏，看看天色將要破曉，又沒有人來追，偷偷的走回家去。將到他的家門口，看見他的妻子坐在門檻上流淚，他走過去輕聲問道：

「有人在裏面吧？」

「……」她只搖了一下頭。

細狗子急忙把他的妻子拉起來，急忙地吧門關上。他們夫妻倆又急忙的把麻布袋移到房裏去。麻布袋是裝滿一袋穀，細狗子喝了一口冷茶，坐在床沿上，望了一眼睡熟了金生。

「剛才的那個人，是什麼人？」

細狗子這樣地問他的妻。同時一副尖臉、一雙小眼睛、一個紅鼻子，在他的腦海中閃了一閃。

「誰知道！……恐怕是強盜吧？」

她是這樣地回答她的丈夫，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她的頭便低下去了。這「回答」，她是費了幾十分鐘的斟酌，然後才決定的。雖然她知道這樣回答是很不妥當。

他雖然懷疑「強盜」怎麼會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不想再問她，他心裏已經明白那個人是誰。那個人的聲音，他的聽覺告訴他並不陌生。

答

徐蘇靈先生「伙伴」之續稿，因事冗迄未送來，現已由編者與徐先生商妥，准於下期起繼續撰登，敬請讀者鑒諒！

沒有月亮的晚上

絃平

日子過得真快，像一個生疎的旅客，今年的仲秋節又給人淡忘過去了。

栗子和桂花混合的香味，飄散在深秋的街上，夜空裏有着繁星，但是夠人懷念的下弦月却没有出來。

老方因爲今天吃蟹，多喝了點酒，臉上面醜醜然有點醉意了。步子顯然有些踉蹌，但是老方心裏明白，相信自己沒有醉的。什麼事都只要相信自己就行，這就是老方的哲學。

拉着牽生跑出來逛馬路，自然是沒有目的的，僅僅爲了身上喝得熱熱的，屋子裏太沒趣，不，不是太沒趣，老方在這裏太苦悶，簡直是悶得發慌。發慌地苦悶，自然得出來找刺激！牽生是不會喝酒的，當然也喝了點，只一口，眼睛就有點紅，蒼黃尖尖的臉上，也帶着所謂酒意是可以相信的。

夜風吹在他們臉上，很感到有點舒適，穿過幾條馬路了，這些掛大減價牌子的商店，依然和平常一樣熱鬧。雖然，這幾天報上很有什麼謠言，但是街上一點都看不出，無論天大的事，不直接影響到自己身上的時候，人們都是漠不關心。老方覺得中國人不關心國事，心裏的酒意就有點忿氣，老方自己就是很留心一切的人，一切就是說連國事也包括在裏面。真的，老方不但是關心，而且努力，自己就是在一家教育週刊社裏當編輯，雖然他自己不是學法律的，他說去年本來想考法官，年齡不合因沒有通過，就屈就在這家週刊社當編輯。學法律的談教育，當然無所謂不可，社會是有着相互關係的，自己相信就行，老方的哲學是不會錯的。

走過了橋，馬路上更熱鬧起來，店鋪裏收音機的繁響吐着肉麻的小調，一些買香蕉和手巾的小販，在人行道上嘈雜着，汽車在年紅燈下狂吼着。

「大美晚報，阿要剛剛出版的大美晚報！」
「阿要看？」國的新條件？」老槍們的乾癟的聲音在電車站旁喚着。

遠處屋頂上年紅燈製的大鐘，正指在八點半上，都會夜曲的開始，一切都狂亂的捲入喧鬧的核心中去。

隨意的亂走，實在是乏味的。老方和牽生都有點躊躇起來了。

「到那塊去呢？」牽生是個直爽的人，心裏不高興老走。但是身上沒有多錢，自然又不敢提出什麼辦法。實在他除了愛看影戲，是不太愛別的娛樂的。

「到……？」老方實際自己也是茫然，不過那點兒酒興使他感到缺乏些什麼，似乎要點很實在的東西來填他的空虛。錢，他是不在乎而也不缺乏的。今天正從會計處拿到了那四十隻老洋哩。

「找刺激去！」老方的聲音真與舊得利害，那帶安慶話音的官話，對這句就特別動人的響些。

「什麼刺激呢？」牽生就有點疑惑，女人、跑狗場、四方球、賭窟、旅館裏的新花樣，刺激多着呀！自然這句會依然是空洞了點。

「找女人的玩意兒去。」老方終於自己說出來了。女人是都市裏重要的動物，都會的繁榮，是女人造成的。女人身上有着刺激的最尖端。老方就曠了幾多年了，據他說他年紀很輕，不過樣子却老，

那滿頭的短鬍子，就使他像有十足經驗的中年人。實際很年青而人家看不出，或者看出了這樣年青。使人讚嘆一陣，也是他很高興的。所以老方有時說話總要在新朋友面前設法使人曉得一下，他是年青而十足像有經驗的中年人，二十三歲就大學法科畢業的有爲青年，還有附帶要使人曉得的一樁事，便是曠了很多年的，對女人就沒大興趣。偶爾逛逛妻子，實際自己就知道不會迷的。

找刺激有了確定的目標，當然得想地方了。

葦生是外國留學生，異國風味的秘密場所是知道的，老方對於異國的秘密處所也希望去看看。

於是兩人僱着黃包車，從幽黑的小街上跑去，街燈是很淒涼的。經過許多曲折的小弄，終於到了××路的附近。

那些弄堂口掛着許多燈，上面寫着「千代吃茶店」、「Restaurant」、「鸚鵡」、「三六亭」、「戈△也」，幽迷神祕的光照着一個弄堂。

有着小窗的的玄關口，擺着花盆，綠的冬青和鮮的剪秋蘿。

歡笑和 Radio 的聲音從裏面飄出來，落在尋芳的夜遊者耳裏是帶有異常的誘惑的。

葦生和老方推門進去，一個穿黑西服的侍者用着極誠懇微笑的態度迎着他，他當然認得出老方和葦生是支那人，因為老方是穿着長衫，但是有錢的支那人，歡迎想是無損於某種光榮的。老方一進去，心裏就有點慌起來，第一自己不會說話，付錢的時候，難免被敲竹槓，和一個強項的外國人鬧起來既不便，而且連交涉都無辦法的，祇是希望葦生放漂亮些，使出老資格的样子才好。

屋子裏氣候就溫暖得多，經過一個櫃檯似的地方，就擺着一個收音機，正播着「今夜狂歡曲」，(Happy to-night) 圓櫃檯裏是一個三格的架子，

上面蓋是各色的洋酒，日本的啤酒和法蘭西的葡萄酒、老人牌麥酒的大瓶也雜在中間。再經過一個吃角子老虎機，就是用紙紮的櫻花樹的門，樹根蒼古得和真的一樣，樹上開滿了櫻花，一看見櫻花，葦生就想着在日本上野公園裏有趣底野宴的日子，不禁連想起自己是可憐的支那人，生在支那總算是倒楣的。

那些小圓桌都有着人，有四五個是×國的青年人，大約是商店的小職員的神氣，二個美國水手正抱着一個穿西裝半裸着那肥胖身體的侍女跳着舞，喝得很醉，口是喃喃的唱着歌，步法也是零亂的並沒有合着音樂的拍子。另外有幾個也是支那人，而且同樣穿着長衫，這些使老方心裏得到一個很大的安慰。

地方很狹小，有着這幾個人已經很覺得生意鬧熱的神氣，加諸一些來客中不停有人和侍女起舞，愈感地方融融地充滿了刺激和熱烈的空氣。

當侍女開着第一瓶啤酒傾倒在老方的玻璃杯裏時，那個叫七重芳子的深潔的媚眼，在啤酒渣起白色的泡沫中間，飄了過來。

一個人在某種時間是容易健忘的，老方現在就犯着健忘了。老方忘記了國家大事，也忘記了在教育週刊寫論文的精神，忘記了憂鬱，忘記了一切，所有的是那異國七重芳子的媚眼，坐在輕軟的沙發上，吃着七重芳子親手剝的油酥蠶豆，啤酒是一杯一杯的喝下去。

「跳舞麼？」

「不會。」

「那麼喝點酒。」

七重芳子的中國話很不錯，另一瓶啤酒又開起來了。

葦生是和一個較瘦的舞女坐在那裏很熱烈的談

着，吉士牌的烟，從他手指上孌孌的吐着，態度是非常悠然的。

幽綠的燈光下，又走進三個青年，坐在那邊籬椅上，他們和舞女們起舞了一會就咯咯地笑着擁進一個小門到樓上去了。

七重芳子用嘴向老方撇了撇，用手指那小門，孤媚地笑了一下，老方有點莫明其妙起來，「門內是什麼意思呢？」

七重芳子却在一陣笑聲中却用了一句老方聽不懂的本國話回答了，當然老方依然有點摸不着頭腦。想問葦生，可不好意思。不懂言語，實在是不痛快。心中有點懊惱起來，但是七重芳子豐滿的身子那樣緊緊地擁在手臂裏是多麼舒適，現在是更緊緊地用塗着很多粉的臉，偎着老方的胸口，於是老方再沒功夫去懊惱，用他噴着酒氣的嘴，狂亂地接觸了很久。這也是復仇吧？復仇？哈哈，復仇！……不斷地在暈迷的復仇中，第二瓶啤酒也喝光了。葦生看看表，立起身來準備走了，老方已經感到這地方並不怎樣生疏了，感到值得留戀了。心裏想多坐一下，又怕時間太久，會被敲竹槓，於是祇好跟着站起來。七重芳子還拉着他向那小門裏去，葦生就嘻笑着和她交涉了幾句，這一次外交才算圓滿，由葦生付了三元，便在那媚笑與殷勤的九十度鞠躬下退出來。

路上已經很靜了，偶爾有一輛汽車馳過去，許多店都上了鋪門，有一家煙紙店的小圓洞口，一個小伙子伏在那裏打盹。疏落的燈和霓虹燈淒涼地照着修長的馬路的遠處，電車最後一輛的定備車很快的飛過去了，路上又死寂起來。

「先生！黃包車要麼？」

「環龍路幾錢？」

「兩隻角子好吧？」

「三百錢去麼？」

「先生！法蘭西地界，邪氣還呢！」

老方想路的確遠，於是不再多說了，和幸生跳上了車。

車夫在夜風中跑着，老方的酒意更濃重了。復仇，溫柔的嗜唇，酒的香味，頗有點沉重。酸了多年總算是馬馬虎虎的安慰了一下。呵！還有「明日教育論壇」欄的論文，這是很重要的，生活的生命線，什麼題目呢？

車夫的脚聲，很清脆的在死寂的路上響着，老方心裏又在想着論文，「與X論大學考試」吧，不好，太不新鮮了。「與Y論現代之教育制度」，也不好，依然是存貨。「大學生活之面面觀」，新奇到新奇，可是不合於作論文。老方被這些題目弄得苦悶起來，為什麼心裏這般空虛呢？

不錯，近來學風不良，一般大學專門講戀愛、跳舞，與國家民族之前途實在影響至巨。自然，一般已入

社會者，又當別論，像老方自己就可以原諒的。一般未出茅廬之大學生，用家庭中父母的汗血也這樣浪費是絕對不可以的，很可痛快的論一下。

老方愈想愈覺憤憤，簡直非痛罵一下不可。論文中有着落了，心裏又安定了下去。溫柔的唇、異國情調、復仇，又一陣陣的在腦海裏湧上來。

不錯還需要一個漂亮一點題目，老方又在煩雜、復仇、嗜唇、享受等等的思潮中想起題目來了。

「學生出路與學風」……「學風與民族前途」……

黃包車夫的脚步不停的響着，剛才出來時還有的繁星都躲起來，街是死寂的，街燈照着這黃包車的兩個巨大的黑影閃動地向黑暗的地方跑去。

(廿四，秋，上海)

本刊第一卷精裝合訂本出版

原價	國內	一元八角	特價	國內	一元二角
連郵	國內	二元二角	連郵	國內	一元六角
連郵	國外	二元二角	連郵	國外	一元六角

特價十二月十五日截止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注射劑 丸劑

主治
神經衰弱 腰痛背痠
腦弱失眠 肺癆貧血
軟骨糖尿 腎虧遺精
以及戒除 煙毒等症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發行

力活肝

LIVEX

主治

惡性貧血症 各種貧血症 各種肝病 各種肝病後及產後之各種貧血症 各種肝病後及產後之各種貧血症 各種肝病後及產後之各種貧血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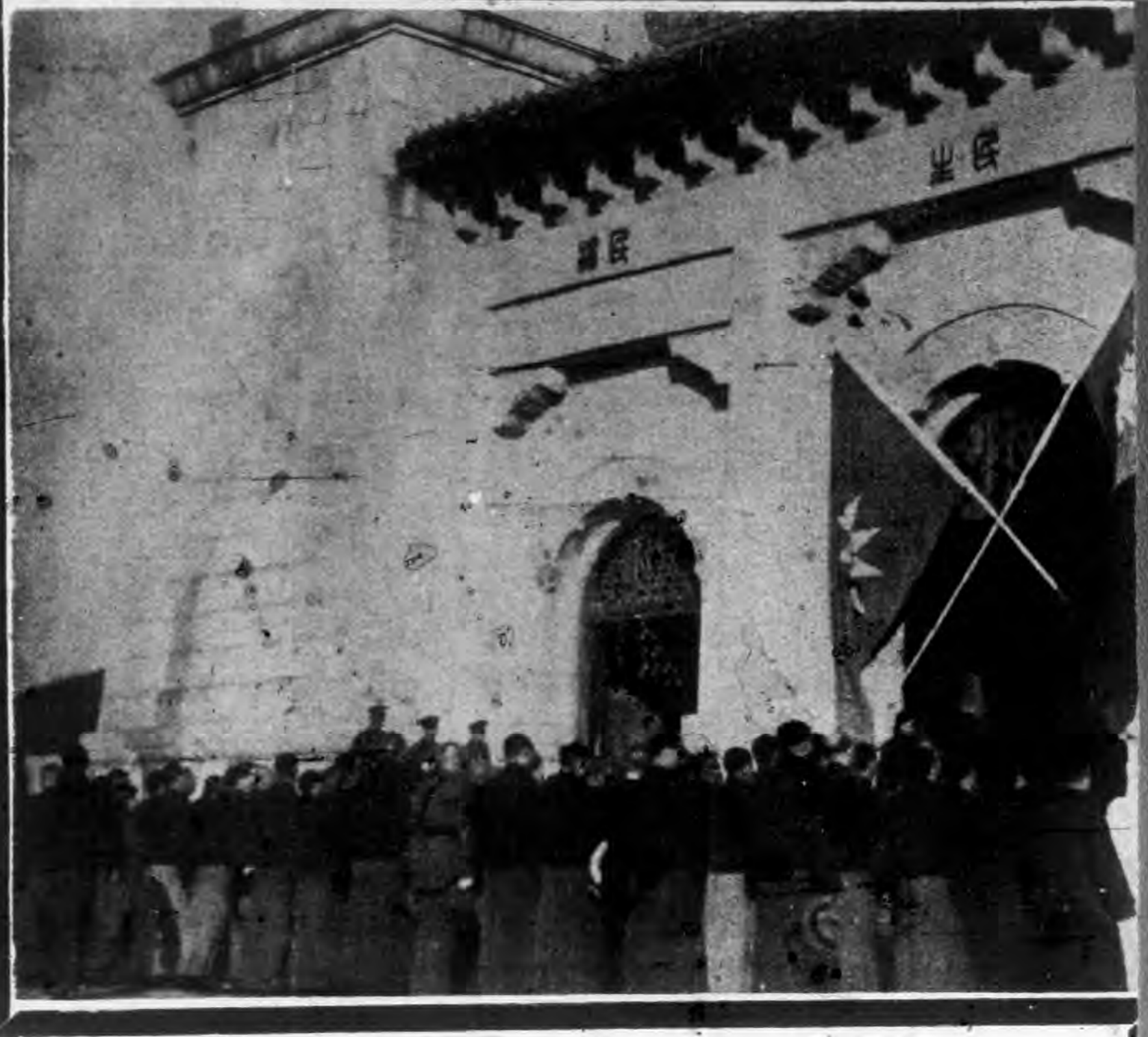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發行

分藥 注射劑 片劑 膏劑

上海英商西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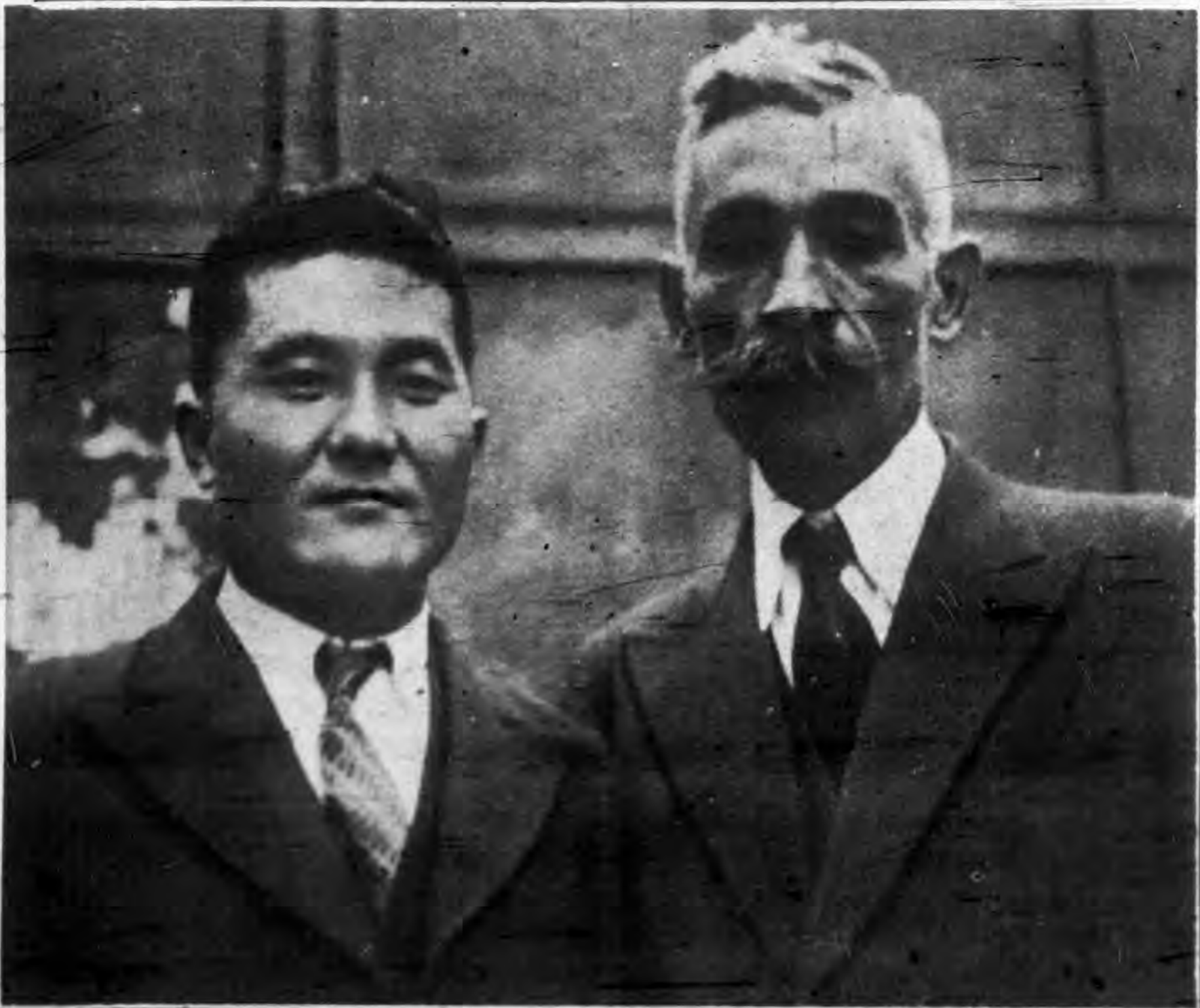
英商西門路 上海英商西門路 上海英商西門路

→ 全體中委謁陵



社	國
攝	際

會 全 中 一



← 吳氏，表示欽仰之意。圖為兩氏晤談後合影。當局表示感謝外，並致函此次謙讓中委之駱美選中委，新疆各地民衆，其爲欣感，除向中央此次出席五全大會之新疆代表麥斯武德，已膺



南京國立美術
陳列館奠基典
禮，持鏟者為
居覺生院長，
立其旁者為中
委褚民誼氏。

文化界動態

國
際
社
攝